

环湾生活周刊

宗元中国
海丝泉州

19版 刺桐侨居·名匠带你去看建筑/
花巷89号傅宅变身古城会客厅

24版 刺桐文脉·最闽南/
味蕾深处的泉州记忆

20版 品味/爱此一拳石 玲珑出自然 21版 茶道/精细分工赋能安溪茶业高质量发展 22版 养生/冬天手脚冰凉 中医教你八招 23版 食疗/水果虽好也有“副作用”



梦回千年古潘山

▲“将军台”上屹立着潘节将军雕像

▲古时潘山西部的黄龙江边有溪墩渡口,今渡口早已不见,仅留遗址。

潘山古地,实为大潘山、小潘山二山之统称,俗称“大小潘山连”。潘山地处泉州古城西门外,横亘于温陵古城与南安丰州城之间,头枕清源山,面朝紫帽山,西牵翠屏山、葵山,南饮晋江(黄龙江段)之水,自古以来地理位置得天独厚,民间称其形胜尽得“山川拱月”之势。潘山聚成村落,历史悠久,且数次更名。唐时初名“潘山”,据传与唐代潘节将军有关,而后称“潘山村”,之后属南安“唐安乡修文里”;唐末五代时期,潘山因置“招贤院”,民称“招贤里”;宋时,属唐安乡昭文里,别名“潘山市”。明清时期,属南安县三都潘山铺。1984年改为北峰乡招贤村,村委会驻地设在潘山。如今,大潘山和潘山村已划入丰泽区北峰街道招贤社区范围,小潘山则在北峰街道招丰社区溪墩一带。

据泉州市文博研究员陈鹏鹏介绍,历史上的潘山古市集闻名于世,这里曾因商贸繁荣,车马辐辏,久集成市。民国《南安县志·卷之二》载:“大小潘山在县东南七八里,属三都,负大溪北岸,民居辐集。有潘山市,上有陈元光庙、陈洪进祠。宋时都巡察在焉。”

潘山文史学者潘文忠、潘文国介绍,潘山在历史上之所以繁华,首先是得益于其便利的交通,据《泉州府志》载“潘山有潘山港,云津桥”,唐宋时这里即古道纵横,是连接温陵古城与丰州城的必经之路。潘山道上有云津桥、三板桥、招贤桥、佳池桥等桥梁,方便商旅商队越溪跨渠,沿道亦有见龙亭、栖凤亭、招贤亭、送客亭、潘山驿、招贤驿等可供憩息之所。水运也很发达,古时

潘山西部黄龙渡口一带设有溪墩山泉漳都巡检寨,商船在寨前往来穿梭不绝。陆地交通、港口水运的便捷,导致潘山成为泉州日用品、丝绸、瓷器、茶叶等商品交汇、贸易的集散地之一。

其次,潘山人口多,古井多,街巷完备。光潘山古街一带即有甘露井、招贤井、官下井、王公井、市忠井、后宅井、镇尾井、榨头井等民生古井。放眼古街,移步换景,有石狮巷、朴宅巷、广元巷、庄厝巷、后宅巷、后巷等,巷内迄今藏存不少明清建筑,足以窥见古时地方人口的稠密程度。旧时潘山古街店铺林立,有茶楼、酒馆、肉铺、当铺、饮食、书画、日常用品、作坊等,货物琳琅满目。

另外,寺观、庙宇林立,也是潘山古市集得以长期繁华的原因之一。潘山境内古

有白云庙(俗称天公观,今称元妙观)、潘山泉郡威惠庙、潘山昭德庙,以及多个境主公庙等,民多往祭,香火鼎盛。于是,这里人来人往,摩肩接踵,把潘山街硬是挤成了热闹非凡的市集。明代左侍郎丁启濬曾作《大小潘山》诗曰:“非关谋选胜,暂此息尘劳。轩槛临流险,烟云送目高。网悬闲夕市,帆挂急春涛。小饮江天暮,归途首重搔。”足见在明代,潘山是旅人、商船汇聚之处。而这潘山市集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很出名,号称“潘山小香港”。

潘山古市集的繁华还与一地文脉绵延息息相关。唐末五代,泉州刺史王审邽、王延彬父子在潘山一隅设泉州招贤院,招贤纳士,吸引了包括李洵、韩偓、王涤、崔道融、王标、夏侯淑、王拯、黄滔、徐寅、翁承赞

等在内的大批名贤来投,文风乍兴。宋元时期,吕璠、释大圭等游经此地,吟咏成篇,佳联传世。有明一代,民族英雄郑成功在潘山之西南安孔庙魁星楼前焚青衣,弃笔从戎,后于潘山招贤桥招兵买马。潘山人潘庚章、潘伯亮等投入郑氏旗下,一时风云激荡。近代高僧弘一大师1933年与广治上人等途经潘山,在古道旁发现“唐学士韩偓墓道”碑。弘一大师伏碑痛哭,后又于1935年偕广治上人到该碑前留影。先贤驻足,潘山增辉,有华彩名章,有文士清梦,有高僧泪影,亦有天地壮气、英杰豪风,梦回潘山,管窥历史风貌,期待这份独特历史记忆受到关注与重视,并在新时代重焕生机。

□融媒体记者 吴擎云 文/图 (相关报道见第十八版)



□本期执行:融媒体记者 黄耿煌

遗产承载历史 也被当下所塑造



段颖,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,教授,博士研究生导师,日前到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参加遗产文化展示专题研讨会。

遗产,既来自过去、承载历史,又是现代之造物。作为活态传统与活态历史,更需关注遗产在现实世界中所构建的意义之网,以及身处其中的人与非人的行动者(比如技术),如何完成遗产价值与意义的转换生成。

我在研究中比较分析了缅甸蒲甘、和顺古镇与热贡唐卡三个案例所呈现出的三种不同的遗产叙事:缅甸田野中清洗李氏之墓的插曲与蒲甘中建的案例所展现的,是“往昔不再来”与“业报轮回”的时空遭遇,现代话语中的“遗产”与存于现实中的“遗产”,更似处于平行的世界,各行其是。而腾冲和顺古镇的旅游开发,一方面激发出村民的文化自觉,希望从遗产旅游中重新定位自我,另一方面,和顺的文化遗产在开发过程中依照中产阶级的怀旧与想象,被搬演、再造为田园牧歌式的消费文

化与休闲生活,成为脱嵌式、被协商的文化展演与景观再造。热贡唐卡所展现的非遗生态,更似一种复杂的关联与纠缠,唐卡的价值和意义,离不开其宗教与社会基础,但又因遗产热,以唐卡为核心的关系网络正在悄然改变,在种种因缘际会中,不同的行动者相互作用,共同勾勒出唐卡的前世今生。

这三个案例互为参照,映射出遗产过程中的差异性,这恰好体现出遗产研究的价值和魅力。透过遗产表述和叙事,可以从不同主体的视角,展现现代遗产的制造与生成,进而理解现代人如何通过过去想象未来,而过去又如何被当下所塑造。以及人们如何在全球与本土的复调叙事中,体验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与纠缠,并以此构建身份,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,重新寻找生活的意义和方向。

而对于泉州这样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来说,申遗成功带动了“遗产热”,也为旅游、非遗、文创乃至地方经济带来新的发展契机。不过机遇与挑战同在,如何平衡遗产旅游开发与传承保护的关系;如何控制好旅游容量,减少因游客过多而影响旅游体验,如何处理游客与东道主之间的关系;面对非遗热,如何处理非遗传承人的生存、发展与非遗商品化之间的关系,如何让更多人通过文化遗产了解泉州的历史和当下;如何通过非遗以及相关民俗,用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泉州民众的生活世界,更真切地去理解泉州“半城烟火半城仙”的文化传统……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,值得深思。

在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与旅游开发中,需要设法寻找地方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共通之道。以走红的蟳埔簪花团

为例,簪花的日常化、网红化,让更多人知道蟳埔女,知道蟳埔民俗,但也要防范过度开发,否则会使游客只把簪花当作走红时尚,而不会去深入理解簪花文化、蟳埔民俗,忽略与簪花圈紧密相关的妈祖巡香、蚵壳厝等岁时庆典、风俗习惯与文化景观,从而消减了簪花圈的文化内涵和意义。

热潮袭来时,要能接得住。热潮退去时,还要能回得去。唯有历史文化传统的传承、延续与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相得益彰,并行不悖,才能促进“长红”,稳步向前。

段颖